

第十章 美国五年生活概述

人情莫重于亲

我的五个子女以及他们的后代，均侨居在美国。从一九四九年分开以后，三十一年了。其中除长子抚元曾两次回国探望过我以外，其他几个子女都没有见过面。我曾想过，这一辈子大概是没有与他们团聚的希望了。出乎我意料之外，一九八〇年政府批准我赴美探亲。我和我的夫人在获得美国领事馆的签证之后，即途经香港，启程赴美了。一开始，我去的是旧金山。我的女儿苏元、小儿子锦蓉以及他们的子女都在机场迎接我。一下飞机，女儿苏元便跑过来与我抱头痛哭。久别重逢，三十一年来父女间无尽无休的思念，我原以为与子女再难相见的痛苦情怀，一旦见面，我确乎是悲喜交集，激动的心情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。后来分别在洛杉矶与纽约见到其他几个孩子，情景亦与此相同。

我戎马半生，诸多坎坷，然此情此景，使我深切地体会到“夫人情莫重于亲”。推己及人，使我不禁想到，我虽有幸与骨肉团聚，然而一九四九年，从大陆去台湾的同胞，人数多达二百多万，他们背井离乡，妻离子散，思亲之切，只有身历其境的人，方能理解。台湾与大陆虽然只有一水之隔，而两地亲人，却只能朝思暮想，在无望的眷恋中，盼着渺茫的团聚之日，然而现实情况却是，他们既无见面的机会，又无互通信息的途径。如果我能做点事情，让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取得联系，将会激起无数游子的归心，也将会给无数倚闾遥望的父母以无限的慰藉。这种联系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。为此，我在一九八〇年七月，写了封信给台湾方面的几位老朋友黄少谷、袁守谦、黄杰三

人。他们都是台湾的决策机构国民党中常委的成员。我在信中写到：我离北京前，有不少人兼程赶来看我，求为之探询亲人下落。高堂白发倚门而望者有之；别时红颜少妇，今已两鬓斑白者有之；别时婴儿，至今不识父母面貌者有之。涕泣而道，闻之感动。我向他们提出三点建议：一、于金门、厦门之间，隔日开航邮船一次；二、信件以互通音闻为主，不得涉及政治宣传等问题；三、双方警务机构有检查信件之权。并建议依此办法实行半年，如一切顺利，可进一步商讨亲人互相探访。希望黄少谷等三人能将我的意见提交国民党中常委讨论。

我认为几百万人的分离，是人为的。几百万人的团聚，也是可以由人来解决的。结束这种骨肉长期分离的局面，实在是到了应该解决的时候了。因为这是无数同胞翘首以望的事情。凡具有仁爱之心的治国者，谁也不能对此无动于衷。我由衷地希望，天下所有骨肉分离的人们，都能有欢聚的一天。

一场意外的官司

一九八〇年我赴美探亲之前，先行到达香港，探视分别多年的三哥宋宜山。临去香港之前，我曾致函家兄，事先不要透露任何消息。他按照我的意见办了。到香港后，我即住在我三哥家里，与外界基本上没有什么接触。只是去看望了黄埔一期同学关麟征（抗日战争时期，我担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，他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，我们情谊颇深），见面后，各自叙说离情，免不了抱头痛哭一番。这期间也有些朋友来看看我。

我到香港时，经济情况是十分拮据的。我的一套西服还是我三哥的女婿方资纲出钱做的，而我和我夫人赴美的机票，则是家兄宜山购赠的。这就是我当时的实际情况。

我在动身去美国的前一天，去看望了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。我们的见面是愉快的，还一起照了张照片作为纪念。我向他

解释说：“本来早就应该来看你，但害怕记者，也不愿意有人对我的动向作什么报道。如果费先生一定要发表我到美国去探亲的消息，请俟我离开香港两天后再见报。”费先生恪守诺言，果然在我到达旧金山以后，才在报纸上披露了我的行踪，并登载了我与他的合影。这一正常报道，在美国的一些华文报纸也作了客观的转载。但我的美国之行，使台湾的特务机关慌了手脚，编造一套荒谬绝伦的谎言。说我在香港挥金似土，手面阔绰。说我在香港行动秘密，甚至说我是奉中共之命到美国去做统战工作的。而且以头版头条新闻刊登于在美国出版的《世界日报》上。这种无中生有的毁谤，不仅使我十分气愤，连我的子女也很生气。于是我的二儿子去请教律师。律师明确表示：可以起诉，而且一定能获胜。甚至表示，如果官司打赢了，按规定分钱。如果输了，他分文不取。一开始，由律师写了封信给《世界日报》，要求他们予以更正。该报不仅不更正，反而登出一则消息说：宋希濂辗转来信说明，自称不是来做统战工作的等语。这一来我一家人都更气愤了。于是委托律师向法院正式起诉。由于是民事案件，时间拖了很长。一直到一九八二年春天，法院才决定日期开庭审理。《世界日报》自知理亏，乃急忙请律师出面，要求调解。由于双方律师都很熟悉，为了使《世界日报》不致破产，也为了息事宁人，最后达成协议，赔偿了我一万五千美元。消息一经传出，许多侨胞大为弥快。

“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”

一九八一年，黄埔军校一期同学潘佑强之子潘维疆兄妹，写信给我中国驻美大使馆，询问我的地址，使馆通知了我，我们因此取得了联系。接触了好几次，关系颇为融洽。他向我提出想搞和平统一运动，问我取名为“和平统一会”是否恰当，我建议取名为“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”较好。并商定其宗旨为：海外侨胞

不分党派，不分政治立场，同心协力，为完成孙中山先生“和平奋斗救中国”的遗愿，促进祖国大陆和台湾早日统一，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富强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。

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九日，纽约“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”正式成立，他们邀我在成立大会上讲话。在会上，我作了如下的发言：

各位先生，各位女士：

我非常高兴今天能有这个机会来参加“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”的成立大会。对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理想，我认为这是一件庄严而正义的事业。凡是正义的事业，我相信是会成功的，而且也是必定成功的。所以，我在此预祝“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”的胜利。

凡是中国人，都是希望祖国领土完整、国家统一强大的。对于我们中国人，由于国土沦丧、分裂的惨痛教训真是太深重了。在近代史上，中国近百年来与列强所订的种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，可以说每一个条约的背后，都有我们中国人的鲜血与眼泪。象中俄的《尼布楚条约》、中美英的《江宁条约》、中美的《望厦条约》、中日的《马关条约》……等等。这些国耻使我们中国人，在世人的心目中被视为劣等民族、二等公民和半殖民地的地位，虽然中国是个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和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。但是多年来，都是没有地位，没有声音，当然更没有力量。甚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中国虽为战胜国的一员，而在形势所迫下，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，竟将我国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“外蒙古”给出卖了。我们知道国父孙中山先生之所以领导革命，推翻封建专制，是因为感到了“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”的可耻和痛心，而中国人民在经过了多次大的动荡与流血牺牲之后，“外蒙古”的出

卖，也已说明了虽忝为四强之一，却并没有改变我们国家积弱多年的命运。这些痛心的事实，都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亲身经历的。由于外侮，我们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烽火离乱、家破人亡的痛苦，是这个时代里，每一个中国人惨痛的经验。

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奋斗之后，中国人民已经用自己的脚站立起来了。至少我们不再奴颜婢膝、仰人鼻息。中国今天已经有自己独立的民族尊严与国家主权，不管苏俄、印度、越南等邻国，几次试图干扰进袭，都没有得逞。我们确实已经取得了国家主权不容他国干扰的独立自主的地位。而争得这样的地位，中国人民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。

我自己是经过这整个历史过程的过来人，从北伐到抗日，以至于国共内战，经历了无数大小战役。五十多年来，我走遍了祖国山河，接触过千千万万的同胞，虽然经历过不少苦难岁月，但我清楚地认识到祖国山河的秀美壮丽，民风朴实善良。我们的民族是优秀的，外人图我中华，正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土地肥沃、资源丰富。但不幸的是，外侮之外，这半个世纪以来，中国政党政治之争，而造成国共两党的兄弟阋墙，以至于国民党在一九四九年全面败退之后，在台湾岛上造成三十多年来妻离子散、有家归不得的分裂局面。今天，相信在座的朋友中，就有许多人的亲朋故旧是各在天涯，人各一方，而互不闻问的。请问，这个悲剧是谁造成的呢？这是人为的！凡是人为的事情，都是可以改变的。我们已经经过了许多不幸与坎坷，我们不能再把这惨痛的经验延续下去。由于我们身受的教训，不管是站在国家民族立场，或是站在人民大众亲人团聚的人道主义立场上，我们都应该呼吁并赞同祖国和平统一。而从历史的

角度来看，只有祖国统一，才能团结自强；只有自强康乐，社会才能走向安定，人民才可以享受民主自由。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祖国，任何外人都可以从渔利、挑拨，造成困扰，损失与受辱的，不管是台湾，还是大陆，终究都是我们的祖国和同胞。因此，我愿意站出来，在这里支持“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”的最大理由也就在此。

现在，中共对台湾当局已经表示了和平统一的愿望和诚意，虽然台湾当局还没有接纳。但我坚信，这是大势所趋，是历史的必然。任何势力，任何借口，都是阻挠不了的。中国的统一，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。我们很清楚地看到：双方不接触，继续僵持下去，只能是对国家不利，对人民不利。不管我们在天涯海角任何地方，我们都是从中国那块土地上走出去的，受过那里的文化教养。千千万万来自不同省份或村庄的人，无不热爱自己的乡土国家，也无不怀念我们的亲朋好友。我们海外的华人，希望尽快促进双方和谈，和平统一祖国。也希望所有热爱中国的朋友们，一起来从事这件庄严、伟大的事业，并愿我们的祖国早日统一强大。

成立大会开完两天后，在纽约几家华文报纸刊登大幅广告，推选我当“和统会”首席顾问，但事先并未征求我的同意。

台湾方面十分注意，不久在台湾成立了“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”。并在美国各大城市成立分会，以此来对付“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”的影响。

建立“黄埔同学会”

一九八四年年初，赵紫阳总理访问美国，中国驻美大使馆邀请我到华盛顿参加招待会。蔡文治、李默庵两人都住在华盛顿，

这时恰逢侯镜如同学在美国探亲。我们四人在华盛顿见面了。蔡文治提出想组织“黄埔同学及其家属联谊会”，我们同意了。我们起草了一个宣言，共同签名后，二月二十八日委托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发表了。宣言全文如下：

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，以蒋公介石为校长、廖公仲恺为党代表，周公恩来为政治部主任，以军校同学为军中骨干，建立革命军。我们的同学都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，大家团结一致，扫除全国军阀，继而参与抗日战争，击败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。从此中国人民巍然屹立为世界上的伟大民族。但今日台湾仍孤悬海外，与祖国分离，中国尚未统一。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我们军校同学，今日为台湾全军领导骨干。中国人民解放军中，亦有许多军校同学为高级指挥员。军校同学应秉承孙中山先生遗志，继续发扬黄埔精神，为促进祖国统一而奋斗。

地球上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，唯有建立统一强大的中国，才能巩固世界和平。这是中国人对全世界人类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国家第一，民族第一，统一至上，建设至上。切盼全体军校同学及其家属奋发参加促进中国统一运动。

宣言发表以后，很多报刊都刊载了，一般舆论都认为我们的宣言是比较公正的。属于台湾方面的《中国时报》也表示准备登载这条消息，但随后又向蔡文治说明，由于我与侯镜如都是全国政协常委，不便登载。我们认为，只要有影响就很好，《中国时报》登与不登，关系不大。但没想到，四月底在洛杉矶与旧金山也相应成立了另一个“黄埔同学会”，加上原已成立的“荣光联谊会”等，开始向我们进行“围剿”，甚至骂我们是孙总理的叛徒，这种无稽之谈，我觉得好笑，不必计较，但应予以回答。因而我从纽约去华盛顿与蔡、侯、李三人商量，决定再次发表声

明。于是我们在五月一日写了题为《台湾与祖国必须和平统一》一文，内容是这样的：

我们在今年（一九八四年）二月一日，于华盛顿发表呼吁黄埔军校同学团结起来，促进中国统一的宣言以后，各方面响应非常热烈。但最近中央社，台北中央日报，及旅美黄埔校友旧金山荣光联谊会，洛杉矶荣光联谊会等，不明国家第一，民族第一的大义，竟然破坏国家和平统一，宣扬以台湾为基地光复大陆的内战政策。我们同学中居然有此不识时势，不顾现实的错误观念，我们深表惋惜，特此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：

第一、我们不是任何党派的统战工具。我们已是耄老之年，对于国民党和中共双方毫无所求。我们一切出于爱国热忱，希望在这言论自由的国家，不要藉口反对“统战”，压制爱国人士发表爱国言论。

第二、我们反对分裂，反对内战，主张中国和平统一。古今中外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党派，对于国家的兴盛，有不同的政见，但不应主张分裂与号召内战。中国一百多年以来外患内战，人民涂炭，国家无从统一与建设。我们不能再骨肉相残，应急起直追，统一、建设，赶上世界先进的国家。

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日在广州说：

“中国人民对连续不断的内战，深恶痛绝，他们坚决要求停止内战，使中国成为统一完整的国家。”因此，他在民国元年让临时大总统职于袁世凯，自愿为铁路建设督办。一九二四年只身北上，到北京与段祺瑞寻求和平。这是孙中山先生舍身为国的精神。希望我们的同学效法孙总理的精神，为中国统一强大而努力。在历史上，我们的黄埔精神将永垂不朽，我们黄埔同学的子孙亦有荣焉。

第三、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美上海公报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的中美建交公报、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的中美第二次联合公报中，中美双方一再共同声明，中国只有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这次里根总统访问中国，临别以前，在白宫对记者说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人民间的问题，应由中国人自行解决。”

全世界有一百五十八个国家是联合国会员，其中有一百二十八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邦交。只有沙特阿拉伯、南非、南韩及其他几个小国与台湾还维持着外交关系。但最近，四月七日在南韩汉城举行的第八届亚洲青年篮球赛，台湾的朋友南韩，不同意台湾另用国旗。今年二月，在南斯拉夫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，只同意台湾运动员用运动会旗帜。今年七月，将在洛杉矶举行的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，也只同意台湾用运动会旗帜。这证明台湾当局已承认现实：只有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台湾同胞怎能长期孤立在与世界无关系的小岛上，成为无国籍的人民？

我们不能不顾事实，今天已时移世变。十三年以后，香港将回归祖国，台湾岂能虚延岁月？待香港回归祖国以后，再求与祖国统一，岂不在历史上失去光荣？希望我们明智的同学们，向光荣之路前进，为祖国和平统一而奋斗，尚为时不晚。

黄埔军校同学蔡文治、李默庵、

宋希濂、侯镜如敬启

一九八四年五月一日于华盛顿

庆贺香港回归祖国

一九八四年九月，中国与英国达成协议，至一九九七年，香港和九龙的主权，将回归祖国。消息传出，举世瞩目，海外侨胞大都欢欣雀跃。但也有极少数人持不同见解，甚至反对港、九回归。为此，我曾在报上发表文章与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进行过辩论。并明确指出：凡是华裔，不管你加入什么样的国籍，谈论中国问题，必须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，激发民族自豪感，不要再一味地盲目崇拜洋人。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，是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住的。希望大家都能为此贡献力量。

同时以《对于有关香港问题中英协议卓签的感想》为题，在《时代报》发表了这篇文章。其全部内容如下：

香港的主权和治权归还祖国的中英协议，已于本月（九月）二十六日在北京草签。闻之欢欣万分。我已是垂暮之年，对国事存有两大大心愿：1. 祖国的统一；2. 香港的恢复。现在基本上实现了第二项，怎能不由衷地感到高兴呢！

香港问题的解决，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神圣领土上最后一块殖民地的结束，标志着中国人民一个多世纪以来，为争取民族生存英勇战斗的伟大胜利。也是国父孙中山先生，一生从事救国救民的革命运动最主要目的之一。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香港被强占以来，它利用这块地方，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数不尽的罪行。就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是：一九二四年，它以大量武器和金钱，唆使陈廉伯在广州组织商团，企图推翻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政权，以及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，在广州沙面制造的沙基惨案。当时英帝国主义者在广州沙面租

界，对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用机枪扫射，被毙伤的同胞达四、五百人。这是我亲身经历的。

我认为中国人民必须永远记住，不管帝国主义者玩弄什么技巧、方法，他们的本性是绝不会改变的。帝国主义者就是侵略、屠杀、掠夺。远的不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十多年来，苏、美两个所谓超级大国的所作所为，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只有一个统一的中国，一个强大的中国，一个敢于斗争的中国，才能屹立于世界而不致被人欺侮、凌辱。

一九九七年，香港、九龙的主权和治权收回后，我相信港、九同胞一定会在祖国中央政府的指导下，由香港人民推选出来的自治政权领导下，建设起一个崭新的、更加安定、更加繁荣的、大家都过着幸福生活的新香港。

广交朋友

我在美国五年，结交了许多朋友，大部分都来自台湾。其中有从前的一些老朋友，他们当中分两种，一种是同事、同学、部属；一种是从原国民党退休下来的高级人士，在美国定居的。在这些人当中，多数人认识到祖国应该统一，国家不统一，民族不强盛，个人就没有出路。但也有个别人，由于受“反共复国”、用“三民主义统一中国”的宣传影响，仍然坚持其观点。也有个别人，对台湾与大陆的事情，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。如：曾在国民党到台湾后，担任过驻外大使以及中央党部秘书长等重要职务的×××，我曾与其见面数次。我们虽能欢畅地叙谈友谊，但当我动员他回大陆看看时，却遭到了他的拒绝，而且向我明确表示：

“两边朋友来信，我都不作答复。”我也认识了不少的台湾人，他们当中的多数是热爱祖国，认为台湾与大陆是不可分离的。但